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语词和对象



Word and Object

[美] W.V.O. 蒯因 (Willard Van Orman Quine) / 著
陈启伟 朱锐 张学广 / 译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语词和对象

[美] W.V.O. 蒯因 (Willard Van Orman Quine) / 著
陈启伟 朱锐 张学广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词和对象/(美) 蒯因著; 陈启伟, 朱锐, 张学广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2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ISBN 978-7-300-14949-3

I. ①语… II. ①蒯…②陈…③朱…④张… III. ①语言哲学-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2917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语词和对象

[美] W. V. O. 蒯因 (Willard Van Orman Quine) 著

陈启伟 朱锐 张学广 译

Yuci he Duixia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55mm×235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1.75 插页 2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02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我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多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本套丛书则旨在选译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我们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这套丛书拟按学科划分为若干个子系列，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将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的见仁见智，以及我们选择眼光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献给
我的老师和朋友
鲁道夫·卡尔纳普

我们就像海员一样，必须在浩瀚的大海中修补自己的船只，绝不可能在船坞中拆卸船只，用最好的构件把它重新组装起来。

——奥托·诺伊拉特

本体论是语言学的扼要重述。

——詹姆斯·格里尔·米勒

前 言

语言是一种社会性的技能，为了获得这种技能，我们不能不完全依赖于主体间通用的提示我们要说什么和什么时候说的信号。因此，除了通过人们对社会交际中可见刺激的明显反应倾向，我们不能以任何根据去核对语言的意义。承认这一限制，结果就会发现翻译工作包含着某种经常有的不确定性。这是本书第二章的主题。

翻译的不确定性甚至涉及一个语词是否适用于所要解释的对象的问题。关于指称的语义学研究因而只有从内部实际针对我们的语言时，才会成为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仍可按狭窄的地域观念来思考我们自己的指称工具。这是随后几章所要讨论的。在做这种讨论时，我们碰到这种工具中包含的种种不规则和矛盾情况（第四章），促使我们按照现代逻辑的精神加以补救（第五、六章）。关于我们在设定存在时做了什么以及我们主要是出于哪些考虑做出这种抉择的等问题或许也得到了清楚的阐述。这是第七章的内容。

1959年6月，我要在阿得来德大学盖汶·戴维德·扬哲学讲座做六次演讲，内容将包括本书的若干章节。七八月间在东京大学的若干演讲亦将如是。1959年5月我曾将最后一章的摘要用于伯克利加州大学霍维森哲学讲座，第二章至第六章的部分内容则构成四月间我在斯坦福大学所做的五次演讲。



一年前，为准备第四次鲁瓦约蒙哲学讨论会的论文和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主席演说词，我曾利用了这部尚未完成的书稿。此前在1956—1957年，我曾以第二章当时还未定稿的部分内容分别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四所院校讲学。我开设的语言哲学课程从VJ日^①以来在哈佛讲过十次，代表了本书撰著过程中的十个阶段；而1953—1954年我作为乔治·伊斯特曼客座教授在牛津讲授此课和1954年在伦敦大学学院担任A. T. 谢尔曼讲座教授时则是又一个插进来的阶段。

有三篇已发表的拙作与本书现在的文本有部分重复之处，它们都是根据本书的未竣稿写出的。其中两篇在第7节和第9节两节的开端我都曾提到。第三篇是《指称的神话》，估计即将发表于鲁瓦约蒙讨论会的论文集。还有三篇近期的文章值得提一下，因为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本书所阐发的一些观点。一篇是《科学的范围和语言》，该文是1954年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周年纪念活动计划的一部分，发表于1957年《英国科学哲学》杂志。另两篇文章是《量词与命题态度》（《哲学杂志》，1956）和《逻辑真理》（载胡克编：《在工作中的美国哲学家》）。

由于我在哈佛有一年的休假，加之我从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得到一笔丰厚的资助，这就使我有可能在1956—1957年作为该研究院的一员用一年的时间致力于本书的写作。福特基金会同样的惠予资助也使我有机会作为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在1958—1959年这一年继续撰写本书。对所有这些资助，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我也要感谢洛克菲勒基金会惠赠的一笔资助，这使我在这两年间不便随意动用该研究院和研究中心的秘书服务的情况下，可以雇用秘书以保证书稿打字工作顺利进行。

去年冬天，我很高兴能与唐纳德·戴维森亲密合作。他阅读了本书的草稿。他的精辟的批评和学识使我受益匪浅。本书从他那里受惠颇多。我的同事伯顿·德雷本对本书前半部分的仔细审阅也给了我

① VJ-day，即1945年8月15日对日战争胜利日。——译者注

多助益。在本书诸多地方，我也曾从其他许多朋友提供的意见和批评中得到帮助，他们是 J. L. 奥斯汀、C. A. 贝利斯、L. J. 宾克利、阿朗索·丘奇、J. C. 库利、雷蒙德·弗思、奈尔逊·古德曼、约瑟夫·格林伯格、H. P. 格赖斯、C. G. 亨佩尔、罗曼·雅各布逊、J. A. 詹金斯、格奥尔格·克赖泽尔、T. S. 库恩、C. E. 奥斯古德、希拉里·普特南、P. F. 斯特劳森、莫顿·怀特、奥斯卡·扎里斯基和保罗·齐夫。我还要感谢雅各布逊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尽其所能经常给我以鼓励和种种帮助。

W. V. O. 蒯因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

1959 年 6 月 3 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语言与真理	1
1. 从日常的事物着手	1
2. 客观的引力；或者 e pluribus unum	5
3. 句子的互动	9
4. 语词的学习方式	13
5. 证据	17
6. 设定物与真理	20
第二章 翻译和意义	25
7. 彻底翻译的先期步骤	25
8. 刺激与刺激意义	29
9. 场合句。干扰的信息	34
10. 观察句	39
11. 场合句的主体内的同义性	44
12. 词的同义性	50
13. 翻译逻辑联结词	56



14. 同义句和分析句	60
15. 分析假设 (analytical hypotheses)	67
16. 论未能察觉不确定性的原因	71
第三章 指称的个体发生史	78
17. 语词和性质	78
18. 语音的规范	83
19. 分离指称	88
20. 述谓 (predication)	94
21. 指示词。定语	99
22. 关系词。指称的四阶段	105
23. 关系从句。不定单独词项	111
24. 同一性	116
25. 抽象词	120
第四章 指称之异常多变	127
26. 模糊性	127
27. 词的歧义	131
28. 句法的某些歧义	137
29. 范围的歧义	142
30. 指称的暗昧性	147
31. 暗昧性和不定词项	153
32. 某些动词的暗昧性	160
第五章 严格规整化	167
33. 严格规整化的目的和要求	167
34. 量词和其他算子	171
35. 变元与指称暗昧性	177
36. 时间。普遍词项的限制	182
37. 名字再分析	189
38. 调解性评论。单独词项的消除	195
39. 定义与双重生命	201
第六章 逃离内涵	206
40. 命题与永恒句	206

41. 模态	210
42. 作为意义的命题	216
43. 摒弃内涵对象	221
44. 命题态度的其他对象	226
45. 双重标准	233
46. 倾向式和条件式	238
47. 理论的一个框架	243
第七章 本体论的判定	250
48. 唯名论和实在论	250
49. 虚假的偏好。本体论的许诺	255
50. ENTIA NON GRATA	261
51. 极限的神话	265
52. 几何对象	269
53. 作为哲学范式的序偶	274
54. 数、心与身	279
55. 类向何处去?	284
56. 语义上溯	288
参考书目	294
索引	309
后记	330

第一章 语言与真理



1. 从日常的事物着手

面前这张熟悉的书桌，通过对我的压力的阻抗，通过光线反射于我的眼中，而显示它的存在。所有物理的事物，不管多么遥远，都只是通过它们在我们感官表面上引起的结果而为我们所知。我们日常对物理事物的谈论并不是借助于解释，而是以直接的感觉的语词进行的。我们是在伸手可及之处开始接触事物的存在的；最初的概念构架的凝聚点是观察到的物体，而不是观察本身。这一点并不奇怪。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人们相互沟通、交流中，通过可见的谈话动作从他人那里学会自己的语言的。从语言学上，因而也是从概念上来看，只有那些可公共谈论、可经常谈论并可用名字标志和学习的事物才是处于最中心的事物。语词首先便是用之于这些事物的。

人们主要是在一种引申的意义上谈论主观的感觉性质的。当一个人要谈论某一感觉性质时，他通常要援引人所共见的事物，例如用橘子或天芥菜属植物来描述某种颜色（橘红色或淡紫色），用腐烂发臭的鸡蛋来描述某种气味（臭鸡蛋味）。正如人们只有从镜子（移至焦



距之半)里才能看清自己的鼻子,人们也只有通过其在外间的对象中的反映才能认清自己的感觉材料。

2 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感官而间接地认识外间事物。正是由于这一点,从巴克莱(Berkeley)以来,哲学家们试图剔除物理主义的推想,而使感觉材料裸露出来。然而,即使我们不对感觉材料做任何解释以力求其还原再现,我们发现自己也还是要悄悄地瞥视一下自然科学知识。我们可以像巴克莱那样把瞬间的视觉材料看做二维空间上的连续分布;但是我们要达到这个结果,须通过从视觉表面的二维性所做的推论,或通过可能由绘画和镜子之类的二维人工制品造成的幻象的说明,或者只是指出光在空间上的折射必然是沿平面发生的。我们也可以认为,瞬间的听觉材料是各成分的集束,其中每一成分都是两个变项即音调和响度的函项;但我们还必须知道振动着的弦的振动频率和振幅等物理变量。

我们只能通过神经末梢所受的刺激认识外间事物,这个看法是基于我们对物理对象的各种状况,如被照明的桌子、被反射的光线以及被刺激而活动的视网膜等的一般认识,因此对感觉材料的探求当受激起这种探求的同类知识的指导,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虽然知道上述这些道理,我们的哲学家也许仍试图通过理性的重构而抽象出一种纯粹感觉经验流,从而把物理学说描绘成将感觉流中可识别的规律加以系统化的手段。他也许因此会设想一种理想的“记录语言”(protocol language),这种语言不论事实上是不是从日常对物理事物的谈论中吸取来的,它都显然比日常语言更占有优先地位:它是对原本未加粉饰的信息的一种幻想出来却无任何幻想力的媒介。在他看来,对日常物理事物的谈论基本上是将对转瞬即逝的现象的杂乱无章的记述简化的一种手段。

然而,即使我们坦白地承认所谓感觉材料“语言”只是一种比喻,这种描述事物的方法也是给人误导的。因为令人感到棘手的是,直接经验材料本身绝不会是一个独立的自成系统的领域。我们主要是通过物理事物的指称把它们联结起来。这些指称并非仅仅是语言本来的主体间性的无关紧要的残余,通过设计一种关于感觉材料的主观

的人工语言就可以把它们清除掉。毋宁说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不断接近过去的感觉材料本身的主要渠道；因为过去的感觉材料，除非记载于物理的设定物，多半会一去不复返了。除了这些物理的设定物和思辨之外，我们就只有当下的感觉材料和对过去感觉材料的记忆了。而对感觉材料的记忆遗迹又少得可怜，没有多大用处。实际的记忆大都不是过去的感觉的遗迹，而是过去的概念化或语言表达的遗迹。^①

有充分的理由去探讨关于物理事物的日常言谈的感的或刺激的背景。只有在我们为概念化或语言寻求一种隐含的基础时才会出现错误。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化过程都是跟语言分不开的。我们关于物理事物的日常语言差不多和一般语言一样是基本的。

诺伊拉特（Neurath）把科学比喻成一只船，我们只能在航行过程中一块船板一块船板地把它重新装修。哲学家和科学家在同一条船上。要想改进我们对日常物理事物语言的理解，不能靠着把它们还原为一种更通俗的惯用语。这种惯用语并不存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去澄清日常物理语言和其他各种事物之间的因果的或非因果的联系，而对这些其他事物我们又是借助于日常物理事物语言来把握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日常生活中对普通物理事物的谈论大都不能照其所说的那样理解，或者说普通物理事物不是实在的东西，或者说其实存在性的证据需要我们去揭示出来。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有点胡言乱语。因为这里的“理解”、“实在”和“证据”等关键词远未确切地界定，是经受不住如此苛刻的要求的。我们只应把它们指谓去掉，它们对我们具有的含义主要是得之于这种指谓。用踢石头的办法来证明石头的实在性的是一位词典学家——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而且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比约翰逊更好的定义实在性的方法。我们熟悉的物质对象可能并非全部的实在，但它们是实在事物的极好的例子。

然而，有些哲学家在这一思路走得太远了，他们把日常语言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抬高日常语言的时候，甚至否认日常语言本

① 参见 Chisholm, *Perceiving*, p. 160.



4 身的一个特点，即它是不断演进的。科学上新词新义的创造和使用本身就正是自觉进行的语言进化，正如科学是自觉的常识一样。哲学力求将事物阐释得更加清楚明白，就其目的和方法的要点而言，应无异于科学。

尤其是当我们在组织和调整各种不同的包括在被视为关于存在的断言中的那些表达式时，我们会发现某些表达式在愈加系统的结构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因而，我们以一种典型的科学态度嘉许这些表达式为“所谓严格意义上的”存在断言。人们最后甚至可能觉得（虽然我们自己不会这样），这种对世界的最圆通、最恰当的全面说明毕竟不能承认日常物理事物具有那种精致阐释的意义上的存在。与约翰逊用法的如此背离可能是符合科学精神的，甚至是符合日常语言本身的进化精神的。

因为我们对船只的每次修缮都使船身主体保持正常运作，所以它能在继续在海上航行而不沉没。我们的语词由于理论变化的连续性而继续保持其通用的意义：我们对语词的改变是逐渐进行的，足以避免断裂。起初，约翰逊的用法本身就是如此，因为只有与一个理论系统（其本身是以我们对于某些对象的暂且承认为依据的）相关联，我们才能顺理成章地提出某些对象的存在问题。即使在何处终结对我们来说并无限制，但我们究竟如何开始却要受到限制。用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比喻把诺伊拉特的比喻改写一下，就可以说，只有在爬上梯子之后，才能把梯子踢掉。

因此，下面这个命题应被视为物理科学或其他科学关于最初被公认无疑的物理事物的各种具有同等价值的真理之一，即外间对象归根结底是通过它们对我们身体的作用而被认知的。我们关于物理事物的谈论的经验意义是受这个命题的限制的，而这个命题对我们关于物理事物的谈论的指称没有任何疑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探讨我们关于物理事物的谈论的经验意义或刺激条件，因为我们正是这样做才了解到科学上创造性活动的范围的；我们在具有同样物理意义的概念框架内进行此类探讨，并不降低它的价值。没有某种概念模式，就不可能进行什么研究，因此我们同样可以坚持和应用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一

种科学理论（直至量子力学最新进展的细节，如果我们知道它，而且它也确与我们的研究有关的话）。

不管我们以何种方式去分析理论的构造，我们都必须从中间开始。在概念上初始的东西都是处于中等距离的中等大小的对象，我们之引进它们及一切事物都是在人类文化进化的过程中进行的。在吸收这些精神食粮时，我们很少意识到报道与发明、实质与样式、暗示与概念上的区别，正如我们很少意识到我们摄取的营养物质中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区别。我们可以通过追溯将构成理论的各种组成成分区分开来，正如我们可以将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区分开来，同时又靠它们维持生命。我们不可能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把概念外壳剥掉，而剩下对客观世界的一种描述；但是我们可以去研究世界和作为其一部分的人，从而发现人对周围的一切可能获有哪些认识线索。把这些线索从他的世界观中减去，我们得到的差额就是纯粹由人提供的东西。这个差额标示着人的概念的独立自主性的限度，即人们可在其中修正理论而同时保存经验材料的那个范围。

因此，我在这开篇第一章里一般地提出要对我们将物理现象作为物理现象的谈论和作为我们所想像的世界内的活动的科学想像加以思考。在以后诸章中我们将做更为详细的探讨。

2. 客观的引力；或者 *e pluribus unum*^①

“Ouch”（“哎哟”）是一个单词句（one-word sentence）。人们常用它来简洁地表达自己对当前事情的看法。对其正确的使用是在有疼痛刺激相伴出现的那些场合。像其他语言用法一样，个体是通过社会训练的反复灌输而学会使用这个词的；社会并非通过分担一个人的痛感就可以使他学会说“Ouch”。一般说来社会教会个人使用“Ouch”一词的方法是，当看见他有突感不适的表情，如皱眉，或者目睹他正

① 化多为一。——译者注